

王继权校点

上海名妓传

中国历代禁书选从

专世孤本



中国历代禁书选丛

上海名妓传

王继权校点

黄山书社



皖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：耕耘

封面设计：吴新杰

上海名妓传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咸宁机关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印张：11 字数：28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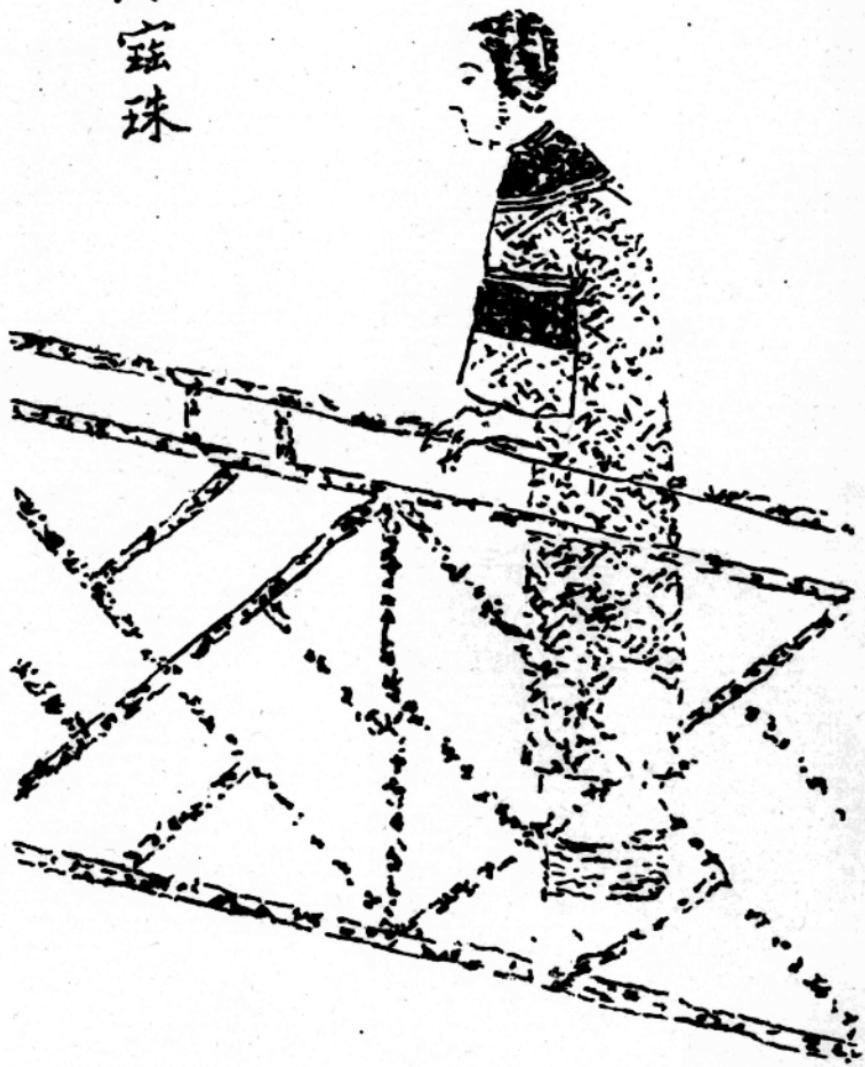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001—8000

ISBN7—80535—736—6/I·125

定价：10.80 元

林茲珠



陸蘭芬



金小寶



甘
瓊



蕭化



宋中



賈書



鄆武



自序

夫梦游一书何为而作也？盖缘余癖爱繁华，久违严训，诗书懒读，游荡性成，及至成立之时，常恋花柳场中，夙陷迷魂阵里，三十余年于海上时，所遇丽色者、丑态者、多情者、薄倖者，指难屈计，荡费若干白镪青蚨，博得许多虚情假爱。回思游上海时，恍如梦入广寒，因而戏撰成书，名曰《梦游上海名妓争风传》，或可警愚觉世，以冀稍赎前愆，并留戒余后人勿蹈覆辙。间有观是书而问余曰：此书分明是真，何以曰梦？余笑而答曰：梦即是真，真即是梦，曰真即真，曰梦即梦，呵呵哈哈。岁在光绪庚子花朝前三日，曾经涉足人撰并书。

卷之二

-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|
| 第一回 | 仇达少年怡情风月 | 过时老叟演说烟花 | | (1) |
| 第二回 | 宋心明茶坊逢旧友 | 吴把势店内说新闻 | | (8) |
| 第三回 | 也是园甘琼探友 | 知非轩鄒武吸烟 | | (14) |
| 第四回 | 闹面馆心明讨私债 | 封车行萧化逞官威 | | (19) |
| 第五回 | 静安寺义结金兰 | 迎春坊情留玉佩 | | (25) |
| 第六回 | 甘寿来议谋妓女 | 鄒洋君约聚青楼 | | (33) |
| 第七回 | 吃花酒猜拳行令 | 打茶围寻事生风 | | (39) |

卷之二

- |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八回 | 好勇斗狠换人抢物 | 排难解纷设席赔罪 | | (50) |
| 第九回 | 诸把势传签敛费 | 众刀笔鸣保兴词 | | (56) |
| 第十回 | 红绡帐佳人惊异梦 | 白衣庵大士发灵签 | | (62) |
| 第十五回 | 议梳妆浪子挥金 | 做媒妁虔婆索谢 | | (70) |
| 第十二回 | 燕相硬写龙船分 | 宝珠初试云雨情 | | (76) |
| 第十三回 | 贺端阳甘琼看龙舟 | 庆生辰宝珠开寿宴 | | (83) |
| 第十四回 | 宝珠偶染风寒疾 | 莫爱乱逞虎狼威 | | (93) |
| 第十五回 | 送花篮蛤蟆打秋风 | 做喜乐虔婆收贺分 | | (98) |
| 第十六回 | 百子堂和尚化缘 | 大雄殿马披斗法 | | (103) |

卷之三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七回 | 宝珠吃醋闹河金 | 萧化争风打宓子 | (110) |
| 第十八回 | 苦口良言贾兄劝友 | 寻根究底甘姑询问 | (116) |
| 第十九回 | 倒攀罐姑侄参商 | 泼醋瓶夫妻反目 | (123) |
| 第二十回 | 宋心明蓄意纳宠 | 金小宝矢志从良 | (129) |
| 第二十一回 | 床头金尽虔婆白眼 | 梦里情浓浪子痴心 | (134) |
| 第二十二回 | 凑盘缠甘琼归里 | 借青蚨那武结怨 | (140) |
| 第二十三回 | 公差大闹烟花院 | 契友私探死囚牢 | (147) |
| 第二十四回 | 贿禁卒私松刑具 | 嘴经承翻改口供 | (153) |

卷之四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五回 | 因禁娼兰芬赁屋 | 为赌博那武遭刑 | (159) |
| 第二十六回 | 赠金钗姊妹喜重逢 | 修坟墓姑媳争闲气 | (167) |
| 第二十七回 | 王大娘因贫卖女 | 懒小姑好色勾郎 | (174) |
| 第二十八回 | 情切切兰芬探病 | 意绵绵贾书赠诗 | (179) |
| 第二十九回 | 背盟誓兰芬另嫁 | 卷资财如玉还乡 | (185) |
| 第三十回 | 庆中秋宋中染病 | 降夜香小宝祈神 | (193) |
| 第三十一回 | 短命郎俭券遗嘱 | 痴情妇服毒捐躯 | (199) |
| 第三十二回 | 遵国法罪犯发配 | 沐皇恩烈妇入祠 | (206) |

第一回

佻达少年怡情风月 过时老叟演说烟花

词曰：

惯喜眠花宿柳，朝朝倚翠偎红。年来迷恋绮罗丛，受尽粉头欺哄。
昨夜山盟海誓，今朝各走西东。百般恩爱总成空，谁识烟花是梦。

话说东周列国时，管仲治齐，设女闾三百以安商旅。原为富国便商而起。孰知毒流四海，历代相沿，近来竟至遍处有之。上海俗尚繁华，花街柳巷，楚馆秦楼，远胜苏杭江宁。也不知有多少人因迷恋烟花，荡产倾家，损身丧命，自己不知悔过，反以“宁在牡丹花下死，从来做鬼也风流”，强为解说。虽是禁令森严，亦有贤明府县颁布禁止，无如俗语说得好：龟通海底。任凭官府如何严办，这些开清浑堂名的人，他们有这手段，可以将衙门内幕友官亲门印，外面书差，打通关键，破费些差钱使费，也不过算是纸上谈兵，虚演故事而已。但凡人家子弟，到了十五六岁，出了书房之时，全要仗着家中父兄管教。第一择友要紧，从来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青年子弟若能交结良朋佳友，可以彼此琢磨，勤读诗书，谋取功名，显亲扬名。士农工商，各自巴结，亦可兴家

产、创基业。倘若遇不务正业的朋友，勾嫖骗赌，家里上人又溺爱他些，不大稽查。更有种不知上人创业如何艰难，只顾自己挥霍，日渐日坏，必致成为下流。赌博的“赌”字虽坏，尚是有输有赢。独有“嫖”之一字，为害非轻。在下曾经目睹，有那些少年子弟，仗着父兄撑有家资，他到了十六七岁时，爱穿几件时新华丽衣裳，起初无非在十里洋场，三朋四友，吃吃闲茶，在跌博篮子上面，跌些磁器果品玩意物件。看见四马路书寓里边出来的女妓，坐了轿子，或有已梳头的，也有未梳头的，也有男装的，也有旗装的，也有广东装、东洋装的，又有髦儿戏，唱书场笛韵幽扬，歌声袅娜，引得这些青年子弟，心养难抓。因此大家商议，雇辆马车，追随于后，这还算是眼望，不过破费些银钱饮食，尚不至于大害。最怕内中偶有一人，认得这些门户，引着他们。一进了门，打了一二个茶围，渐渐熟识，摆酒住廂，不怕你平昔十分鄙吝，那些烟花队里粉头，她有那些花言巧语，将你银钱骗哄到她腰里。骗得你将家中妻子视为陌路，疑惑这些地方可以天长地久。还有可笑的事，家中父母叫儿子做件事，买件衣物，还要说是没得闲，每有许多的推托。若是相好的粉头放下差来，要甚衣裳首饰，纵然没有银钱，也要百般地设法挪借，立刻办了送去，以博欢心。谁知那些粉头，任凭你将差事应了送去，从来没有一人说过好的。若是衣服，必是说裁料颜色身分不好，花边花不好，或是长了或是短了。若是首饰，又说是金子颜色次了，银子成色丑了，花样不时新，金烧的不好，翠点的不好。簪子长了短了，手镯头圈口大了小了，兜索子瘦了肥了，耳挖子轻了重了，正所谓将有益银钱填无穷之欲壑。人家养的儿子，到了长大的时节，纵然不学好不务正做错了事件，就是父母也不忍轻易动手就打，开口就骂，任凭怎样气煞了，说几句骂几句，有的那忤逆儿子，就要回言回语。独有在这玩笑场中，被这些粉头动则扭着耳朵，打着骂着掐着，还是嘻嘻笑着，假装卖温柔，说甚么打情骂趣，生

恐言语重了，恼了这些粉头，就没有别处玩笑了。世间的人若能将待相好粉头的心肠，去待父母，要衣做衣，要食供食，打着不回手，骂着不回言，可算是普天世间第一个大孝子了。还有些朋友，只知终日迷惑花烟，朝朝摆酒，夜夜笙歌，家中少柴缺米，全然不顾，真是外面摇断膀子，家里饿断肠子。常在花柳场中贪恋粉头，在外住宿，忘记家中妻子独宿孤眠。有那贤淑的妇人，不过自怨红颜薄命，闷在心里，在人前不能说丈夫不是，因为要顾自己贤名。还有那些不明大义的妇人，因丈夫在外贪玩，等待丈夫回家，见了面就同丈夫吵闹，百般咒骂，寻死觅活。更有那种不识羞耻的下贱妇人，她说丈夫在外玩得，他在家里也玩得，背着丈夫做下许多濮上桑间伤风败俗的事来，被人前指后戳，说甚么卖花钱儿买花戴。殊不知在这些地方，初落交之时，银钱又挥霍，差事又应手，这些粉头就百般的奉承，口里说刻刻难离。也有要跟着住家，也有要从良，恨不同生共死。及至你还坐他家房里，那边房里来了别的客人，她们亦复也是这等言语。还有那聪明能干的朋友，用尽无限机谋，也不知丧了多少良心，弄了洋钱来输心服意地送与这粉头受用。他又明知这粉头都是花言巧语，灌的迷汤，哄骗人的银钱，他偏说这些粉头同天下人皆是灌的迷汤，惟独与我是真心实话。若不这样想头，人又不是痴呆，怎肯甘心将银钱与他们受用？这些地方不拘你用过多少银钱，到了你没银钱的时候，或是欠下银钱，或是差未应手，这些粉头就变了面孔，将平日那些恩爱都抛在九霄云外去了，一般的冷眼相看，连那些内外场也是这般势利。莫说没有银钱被那些粉头讥笑，就是身上衣服稍微蓝缕，自己也就不好意思去了。更有一种蜜脸，为了一个粉头吃醋争风，甚至打架吵闹动刀动枪，弄出祸来跪官见府。还有在这些地方，得罪了官亲幕友，或是遇见官府查夜，拿住了去问了笞杖徙流。这些粉头不拘与你何等恩爱，见你闹出事来了，不是卷卷资材回到故里，就是另开别的码头生意去了。弄下祸来，让